

國族認同的重塑：斯里蘭卡 國家博物館的殖民遺緒

● 肖 浪

一 文化霸權與博物館敘事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博物館最初是作為殖民項目而建立，它們被納入民族主義敘事的過程，既促進了殖民計劃，也固定了「國家」身份，「改建的紀念性建築與周邊的貧窮農村形成鮮明對比，彷彿對當地人說：我們突出的存在感表明，你們一直或已經很久未能締造偉業或實現自治……遠古的聖地被納入殖民地地圖，它們的古代威望(如果這種威望已消失，〔殖民〕國家就會試圖恢復它)由地圖繪製者披上」^①。殖民國家經常在其殖民地建立博物館，以系統地記錄和研究當地文化、資源和歷史。這種知識的積累對於殖民地的管理和控制至關重要。英國殖民統治錫蘭(1972年更名為斯里蘭卡)時期，皇家亞洲學會錫蘭分會(Ceylo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現斯里蘭卡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Sri Lanka]^②)積極倡導建立國家級公共博物館，並由自然學家克拉爾特(Edward F. Kelaart)在英國總督格雷

戈里(William H. Gregory)就任後向其提出這一請求。1877年1月1日，科倫坡博物館(Colombo Museum，現斯里蘭卡國家博物館[Sri Lanka National Museum] / 科倫坡國家博物館[Colombo National Museum])正式向公眾開放(以下亦簡稱博物館)^③。博物館最初的目標與殖民科學研究開展、公眾教育等相關，其展覽旨在展示並幫助新到殖民者理解屬地資源和歷史，以服務於英國的帝國權力和殖民地管理^④。

博物館設立伊始，其建築由殖民政府公共工程部的建築師史密瑟(James G. Smither)設計，採用十九世紀中期流行的意大利式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該風格從中世紀意大利別墅和農舍汲取靈感，代表了歐洲建築遺產的浪漫化圖景。這棟建築被視為錫蘭最早的歐式建築之一，純白外觀，以宏偉的柱子、優雅的圓形拱廊和托窗為特徵。這種建築語言作為一種直觀而強大的視覺工具，可以被解釋為英國殖民者試圖將歐洲文化框架移植並強加到被殖民的土地上，從而巧妙地傳達了文化統治和「文明使命」

(civilizing mission) 的信息，用於宣示文化優越性，並加強殖民統治的合法性^⑤。將歐洲建築風格應用於像博物館這樣的重要機構上，在視覺上將錫蘭的殖民計劃與既定的歐洲審美和文化規範聯繫起來；而博物館的新古典主義外觀可被視為英國殖民統治下的秩序、穩定，以及西方權力和文明的象徵與投射。這與當地的建築風格形成對比，突顯了博物館成立過程中英國殖民政府的獨特影響。

博物館的成立，一方面是為了系統地記錄和展示錫蘭豐富的文化遺產，以便從殖民地榨取最大利益，滿足其渴望開發更多殖民地的物產與潛力的願望^⑥；另一方面也隱含着在殖民統治下重構錫蘭根深蒂固的歷史和文化身份的意圖。博物館最初的藏品體系尤其關注「東方」研究，特別是政治沿革和自然科學相關藏品。其重要的早期藏品包括康提王國(1469-1815)君主的王座及王冠等皇家服飾、貝葉經手稿(棕櫚樹葉煮後曬乾，將佛教經典刻於其上)等，突顯了島上歷史權力結構和知識傳統，反映了殖民者對理解與分類帝國資源和人口的興趣^⑦。

正如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所闡述，統治階級不僅透過武力，而且透過塑造文化規範和價值觀來維持權力^⑧。由殖民政府創設的博物館、圖書館常常被視為帝國系統中信息交流的運作網絡：博物館既是呈現與合法化殖民統治與社會關係的權力場所，也是以文化技術傳播殖民國家認同，掌控「歷史再現及文明與知識的詮釋權」的宣傳部門^⑨。科倫坡博物館創立之初，在殖民語境內選

擇、分類和展示文物——包括早期開展考古所收集到的文物，本質上涉及權力行使，以符合殖民目標的認知塑造為驅動，並且試圖為在地居民創造凝聚力。透過精心策劃的錫蘭風物展示，博物館得以參與知識生產的過程。

雖然缺乏進一步的資料，但從博物館1877年開館時的樓層平面圖中可知，博物館展覽主題包括：「鳥類、昆蟲、文物、珠寶與硬幣」；「錫蘭產品、小型文物」；「石刻文物」；「碑刻」；「爬行動物、魚、貝殼、珊瑚」；「哺乳動物」，並設有一個圖書館和一個閱覽室。其中「鳥類、昆蟲、文物、珠寶與硬幣」不僅陳設於博物館一樓入口顯著位置，在二樓亦有相關展覽^⑩。目前關於開館時展覽的詳細資料所存已失，但是從展廳主題分布和入口設計依然可以觀察到殖民凝視下的自然科學敘事，其中至為重要的是對該島的自然生物、資源和產品的展示。這種偏重於對物產和經濟貿易的展覽，淡化了本土歷史與人文構成，同時可能無意或有意地邊緣化在地族群，從而產生更統一、且更利於殖民宣傳的島嶼敘事。

1906年，博物館的一樓展廳由最初的房間式結構改變為長廊結構。對於這一轉變，有學者認為和十九世紀興起的世界博覽會相關：錫蘭作為英國重要殖民地之一，博物館改為更具商品營銷屬性的展出形式，確實更符合其定位^⑪。但必須承認，博物館一樓長廊結構，其陳列配合時間順序敘事，並另闢石器時代、中世紀等展廳，也從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以歐洲觀點為中心的線性歷史觀^⑫。由於詮釋展覽的主體為殖民政府，展覽敘事得以根